

典型在夙昔

● 龔祖遂（中大學術基金會董事）

多重身分才華洋溢

在中國近代史上，集教育家、歷史家、思想家及政治家於一身，且發放異彩的傑出人物，毫無異議的當推羅家倫莫屬。

羅家倫字志希，浙江紹興人，民國前十五年（一八九七年）生，民國五十八年（一九六九年）十二月廿五日，因患肺炎及血管硬化等症，在台北榮民總醫院逝世，享年七十三歲。

最後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的羅家倫，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畢業。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、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及倫敦、柏林、巴黎三大學研究院，前後研讀七年，專治歷史與哲學。

一九一八年從事文學革命運動，為新潮月刊編輯。一九一九年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。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，任北伐軍總司令部參議、編輯委員會委員長、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教育處長等職。

最有貢獻的校長。

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，歷任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、宣傳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、中央政治會議委員、外交委員會委員、教育委員會委員、大學教授等職。

教育文化心有獨鍾

羅家倫的志趣，勤於寫作，尤常集中於教育文化學術工作。曾任國立東南大學、國立北京大學、國立武漢大學等校教授；國立清華大學首任校長，建立清大規模；中央政治理學院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，為該校籌備創始人之一。

民國廿一年（一九三二年）八月廿六日，接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，至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年）辭職。歷時九年，正逢「七七事變」後，中國對日本全面抗戰非常艱苦時期，中央大學西遷重慶，在他的周詳策劃下，圖書儀器毫無損失，連農學院養的牛都運到四川去了。又聘請優良的師資，宏大規模，校譽日隆，凡中大師生都稱讚他是對中國人心中的幾個令人敬佩的特點，略加記述如下：

羅家倫是我國文學界的一員健將，熱愛國家，勤做學問；是青年的導師，他的思想對一般青年人的啓迪度太深遠。今就他留在

在抗戰期間，曾任滇黔黨政考察團團長、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，遍歷西北各省，尤其注意邊疆問題，後為監察院首任新疆監察使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印度獨立建國，政府特派羅氏為駐印度大使，並被各國使節推選為駐印度外交團團長。後又奉派為慶賀錫蘭（一九七二年改名為斯里蘭卡）獨立特使，及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代表等。

熱愛國家風骨嶙峋

羅家倫對國家，有著一份固執的愛國情懷。一九一九年他是發起五四愛國運動時，到北平東交民巷向各國公使陳情的四位學生代表之一。一百八十八個字的「五四運動宣言」，也是由他執筆起草的。

一九二二年，他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時，每星期必為醒華日報寫篇社論，鼓吹國民革命運動，為國家的團結、富強貢獻心力。

一九二八年，日本軍隊進攻我山東濟南市，他為執行公務，冒生命危險，數度出入火線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，即九一八事變第二天，他在政治大學主持紀念週會上，以悲痛的心情向學生們宣布：「東北淪陷了！」隨著他流下眼淚，全體學生也跟着哭了。

但是他鼓勵大家，應化悲憤為力量，認清目標，懷著樂觀、進取、奮鬥不懈的精神，為國家為民族犧牲奉獻，我們必能收復國土，重回家園。」羅家倫懇切的教誨，學生們對他愛國的熱誠，深受感動與激勵。

對日本抗戰期間，羅氏奉命前往新疆做首任監察使，當時蘇聯紅軍仍駐新疆，他努力促進新疆內附工作，處境既艱困又危險，但是他鎮定如恆，不卑不亢，終於達成了政府交付的使命。

在中國大陸快要淪為中共統治前，他擔任駐印度大使，印度政府已公開表示親中共

的態度，做為中華民國的大使如何肆應其間，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他達成了應負的使命，因此世人推崇他是一位風骨嶙峋的政治家。

青年導師影響深遠

羅家倫受蔡元培的影響，以辦大學作育青年，為最感興趣，他一生之中，在全國各著名大學任教及擔任校長的，有國立東南大學、國立北京大學、國立武漢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中央黨務學校，後改名為中央政治學校，即今之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中央大學，而以在國立中央大學任校長九年為最久，貢獻也最多。

他辦學校最重要的措施，是聘請優良教師，充實圖書儀器設備，全心全力愛護教導青年。

他是國立清華大學首任校長，到校第一天即宣告：「要大學好，必先要師資好，為青年擇師，必須破除一切情面，一切顧慮。」

「清華改為國立，只留下了十八位好教授。毛子水教授特別讚賞他尊師重道的精神。

羅家倫在擔任清華大學校長時，曾到處禮聘最好的教授，到清華去教書。當時蔣廷黻在南開大學任教，他慕名已久，很想請到清華去講課，有一天他滿懷誠意地去看蔣廷黻，道明來意後，蔣廷黻一再推辭，堅不肯就。

深夜，蔣廷黻深為他這種精神所感動，最後

欣然答應。這件事在當時的教育界傳為佳話。

美談。

他辦大學是有理想的，例如辦中央政治學校，是以法國政治學校為目標（普法戰爭後，復興法國的人材，多出於此校）。辦中央大學，則以柏林大學為目標。他說我們一定要把中央大學辦得比日本東京帝大好，不然不能打勝日本。

他是近代中國讀書人中，頭腦最清楚，思想最敏銳的學人。他所寫的「新人生觀」，對於青年的啓迪很大，數十年來，一版再版，仍很暢銷。由於他對青年心理瞭解的透澈，所以他的話被青年們奉為座右銘，他的思想對於這一代的青年，也有著極大的影響力。

勤做學問研究創新

在做學問方面，他更有耀人的光芒。北大學生時代，就已經具有很好的中國舊文學基礎。且又博覽群書，中外古今，融會貫通，對於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玄學都有著很深刻的研究與創見，這在一般做學問的人中，是很少有的。

他是五四運動時代，文學改革的健將，是新文藝的創導人，也是新思想的啓迪者。他在讀北京大學時，與傅斯年、段錫朋等人合辦新潮月刊，他利用健筆發抒現代化的主張。

他雖然提倡白話、簡體字與新詩，非但

文化、最重視中國倫理道德。

羅家倫的白話文白話詩之所以寫得特別美好，大半因為他對文言文舊體詩，有極高的素養。

羅氏留存下來的詩集中，七絕的舊體詩，遠過於新體白話詩。常愛即興提筆賦詩與填詞。一闋闋的詩和詞，都能朗朗上口，記得當年他所寫的一首「玉門出塞」，描繪塞上風光的詞，曾風靡了全國。

他對中國詩畫及書法有高深的了解，所

著石濤上人年譜序（偉大藝術天才石濤），說明他對中國藝術認識的正確。他寫的兩大冊心影遊蹤錄，絕大部分是極秀美極清新的舊體詩，一篇自序，是極美的文言文，讀來會令人聯想到玉臺新詠序。

他不但博學，而且仔細精微，毫不苟且，當研究近代史時，為窮究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的歷史，他可以在倫敦大英博物館，無晝無夜的抄原始文件。他做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，對於史實從不輕易下判斷，而以求實求真的態度，編了數十部革命文獻，都是最正確的近代史料。他的一部孫總理倫敦遇難記，全是由第一手資料完成。他有科學精神，事事要拿證據來，不停地看書，不停的寫作，是他的最愛，最有名的著作是：

「新人生觀」、「新民族觀」、「文化教育與青年」、「科學與玄學」、「黑雲暴雨到明霞」、「疾風」、「耕龍集」、「滇黔寄

興」、「西北行吟」、「心影遊蹤錄」等。翻譯的有「思想自由史」、「近代獨幕名劇選」等。

此外，所撰中英文學術論文，散見於國內及各國刊物甚多。

他的史學造詣特深，為國際學術界所稱譽，曾當選為美國、法國、德國等國家的歷史學會會員。

他的文章簡練，清新而流暢；更難得的是，文中自始至終洋溢著青春的氣息與活力

。

事親至孝待人親切

羅家倫是一位有孝心的學人，他曾說五四運動，雖然提倡新文化、新精神，但絕沒有提倡過「非孝」。

他九歲喪母，而對於三歲至九歲之間，母親偉大的愛，終生不忘。在他的蓼莪集裏面，有下面這一段記載：

「每誦蓼莪之詩，輒潸然淚下，藐躬命蹇，九歲喪母，三歲至九歲期間，留印象於我腦海最深之事，尚能記憶。有時重現於夢中，使我忽歡躍，忽悲啼，因而驚醒。嗟夫之時期，三歲時，吾母置我於膝上，教以識字並背誦短詩，入家塾後，晚間輒於素油燈前為我溫課，晨起理我髮而總我角，夜寐吻我額而催我眠……吾母之死，實予我最初亦最慘痛之創痕。」

羅家倫的父親滿六十歲時，他正在清華大學當校長，因為他父親愛梅，於是獻梅花一百株，種在西湖孤山為父親祝壽。他的孤兒淚中有詩：「古幹叢花雜點苔，一瞻遺軸一興哀，孤山五百他年種，那得慈親寫下來。」

羅家倫無論是做事對人，總是親切而寬厚，他的司機叫游豐傑，從一九五〇年起就替他開車十九年，他待如家人。當羅家倫臥病醫院時，游司機夫婦，自動地每天二四小時，輪流到醫院服侍，半年多的時間，始終如一，凡是到醫院去看羅家倫病的，都為這對夫婦的忠義所感動。由這件事，即可以看出他待人的親切寬厚了。

談起羅家倫，凡中央大學的師生，無不對他給學校的偉大貢獻，及用心智寫出的許多篇啟迪人們思想的不朽文章，感到崇敬和欽佩，他那引導青年，熱愛國家，勤做學問，事親至孝的精神，更是永遠留存在國人的心目之中。

李雲漢：羅家倫先生傳

沈剛伯：悼念羅家倫先生
王成聖：經典人物羅家倫